

俄 苏 文 豪 小 说 精 粹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

牵小狗的女人

朱逸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俄 苏 文 豪 小 说 精 粹

契 诃 夫 中 短 篇 小 说 选

牵小狗的女人

朱逸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牵小狗的女人/(俄)契诃夫著;朱逸森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1-4046-6

I. ①牵… II. ①契…②朱… III.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0076 号

责任编辑:林雅琳

封面设计:王志伟

牵小狗的女人

——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选

(俄)契诃夫 著

朱逸森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4046-6/I·3123 定价: 25.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4742977

目 录

变色龙

001

苦恼

005

万卡

012

枯燥乏味的经历

017

第六病室

079

罗特希尔德的小提琴

136

.....

大学生

146

.....

花匠组长的故事

151

.....

农夫们

156

.....

醋栗

192

.....

行医一例

204

.....

一次公差

217

.....

牵小狗的女人

235

.....

在峡谷里

254

.....

心肝儿

299

.....

未婚妻

313

.....

译后记

335

.....

变 色 龙

警局监督员奥楚美洛夫正走在集市广场上，他身穿新的军大衣，手拿一个小包裹，一个长着火红色头发的警察跟在他后面，提着一只箩筐，里面装满了没收充公的醋栗。四周一片寂静……广场上连一个人影儿都没有……小店和酒馆的门都敞开着，像一张张饥饿的大嘴，无精打采地瞧着这大千世界，附近连乞丐也没有。

“你咬人，该死的！”奥楚美洛夫忽然听见有人说话，“伙计们，别放过了它！如今可不许咬人！抓住！啊……啊……”

听到有狗在尖叫，奥楚美洛夫朝旁边一看：从商人皮丘金的木栈里窜出一条狗，它的一条腿瘸了。它向四下张望。一个人在它后面走，这个人穿着一件上了浆的布衬衫和没扣上扣子的坎肩。他紧紧追着狗，只见他把身子前倾，扑倒在地上，抓住狗的两条后腿。又听到了狗的尖叫和人的喊声：“别放过它！”从许多店铺里探出睡眼惺忪的脸。很快在木栈旁聚集起一群人，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

“莫非是出了乱子，长官？……”警察说。

奥楚美洛夫来了个半面向左转，迈步向人群走去。在木栈的大门口他看见：前面讲到过的敞着坎肩的人正举起右手，让人群看血淋淋的手指。在他半醉的脸上仿佛写着：“恶棍，我要剥你的皮！”那个手指本身就有一种胜利征兆的样子。奥楚美洛夫认出来了：这个人是金银首饰匠赫留金。在人群的中央是这场乱子的肇事者，它前腿张开，浑身发抖，趴在地上。这是一条白毛小猎狗，尖尖的鼻嘴，身上

有黄斑。在它泪汪汪的眼睛里显出愁苦和恐惧。

“这儿出了什么事？”奥楚美洛夫挤进人群问道，“为什么在这儿？你这指头是怎么回事？……是谁在大声喊叫？”

“我走着我的路，长官，谁也没有招惹……”赫留金开始说话，用拳头捂嘴咳了几下。“我正同米特里·米特里奇谈着木柴的事，这下贱东西突然无缘无故咬我的手指……请您谅解，我是个手艺人，我干的是细活。他们得赔我钱，因为，也许，我这个指头会一星期不能动弹……长官，法律上可没有说要受畜生的气……要是谁都咬，那还是不活在这个世上好……”

“嗯！好……”奥楚美洛夫咳嗽扬扬眉毛厉声说，“好……谁家的狗？这件事我不会不管。我要让你们瞧瞧，怎能纵容狗咬人！应该注意那些不愿守法的先生们了！等到罚了他的款，他这个混蛋就会明白，乱放狗和别的什么畜生会怎么样！我要叫他们知道厉害！……叶尔特林，”监督员对警察说，“你去查一查，这是谁家的狗，做一份笔录！这条狗应当打死，立刻执行！这多半是一条疯狗……我在问你呢，这是谁家的狗？”

“像是日加洛夫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说。

“日加洛夫将军家的？嗯……叶尔特林，给我把大衣脱下……真吓人，这么热！想必是天在作雨……我只有一点不明白，它怎么能把你咬了呢？”奥楚美洛夫问赫留金，“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它这么小，而你真是个彪形大汉！肯定是小钉子扎了你的手指，后来你就想出了讹诈人家钱的主意。你呀，你们这帮人，大家都清楚……我知道你们这些鬼东西！”

“他呀，长官，他拿纸烟戳狗脸取乐，而狗呢，它可不是傻瓜，就张嘴一咬……这是个惹是生非的人，长官！”

“你胡说，独眼龙！你没有看见，所以，你为什么胡说？长官是

明白人，知道谁胡说，谁凭良心说话，像在上帝面前那样……要是我胡说，就让民事法官来断定。他的法律里说得明明白白……现在人人平等……如果您想知道，我的哥哥就在宪兵队里……”

“不许议论！”

“不对，这狗不是将军家的……”警察深思熟虑地说，“将军家里没有这种狗……他家养的多数是大猎犬。”

“你吃得准吗？”

“吃得准，长官。”

“我自己也知道，将军家的狗都是名贵的，都是良种，可这条狗，——鬼知道是什么！毛色不好，样子也不行……不过是一只贱货……会养这种狗？！你们的脑子在哪里？这种狗如果落到彼得堡或莫斯科，你们知道会怎么样吗？在那儿可不会查看法律条文，而是一下子叫它断气！你，赫留金，吃了苦头；这件事不能就此了结……得教训教训他们，是时候了……”

“不过，也许，这狗是将军家的……”警察想出声来说，“狗脸上又不写字……前几天在他家院子里见过这么一条。”

“不用说，是将军家的！”人群中有人说。

“嗯！……叶尔特林老弟，你给我把大衣穿上……好像有风……我觉得冷……你把狗送到将军家去问一问。你就说是我找到了派人送去的。你告诉他们，别放它上街……也许，它很名贵……要是每个蠢猪都用纸烟戳它的鼻子，那么不用多久就会把它糟蹋了。狗可是一种娇嫩的有生之物……你啊，混蛋，你把手放下！不必显示你的蠢指头！是你自己错了！”

“将军家的厨子走来了，咱们问问他……喂，普罗霍尔！你过来，亲爱的，看一看这条狗……它是你们家的吗？”

“胡思乱想！我们家从来没有这种狗！”

“那就不必多问，”奥楚美洛夫说，“这是一条野狗！不必多说……既然我说是野狗，那么准是野狗……把它打死不就没事了。”

“这条狗不是我们家的，”普罗霍尔接着说，“它是将军弟弟家的。他前几天来过这里。我们将军不喜欢这种狗。他的弟弟却喜欢……”

“难道他老人家的弟弟来了？弗拉基米尔·伊万内奇来了？”奥楚美洛夫问道。他满脸是动情的笑容。“瞧，我的天啊！我竟然不知道！他是来做客的吧？”

“是的……”

“瞧，我的主啊，他是想念哥哥了。可我竟然不知道！就是说，这是他老爷家的狗？我很高兴……你把它带走吧……挺不错的小狗儿……挺伶俐的……它咔嚓一口就咬了这个人的手指！哈哈……噢，你干吗发抖？汪汪汪……汪汪汪……它生气了，小坏蛋……小狗崽……”

普罗霍尔招呼小狗，领着它离开了木栈……人群冲着赫留金哈哈大笑。

“等着吧，我总有一天会找你算账！”奥楚美洛夫威胁他说。说着他裹紧大衣重又在市集广场上巡视起来。

苦 恼

向谁去诉说我的悲伤？……

黄昏。湿湿的大雪懒洋洋地在刚才点亮的路灯旁回旋，它落到屋顶上马背上行人的肩头和帽子上，积成了软软薄薄的一层。赶马车的姚纳·波塔波夫雪白一身，像个幽灵。他屈着身子，屈到一个活人的肉体所能屈的那个程度。他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一动不动。如果有一个巨大的雪堆掉落到他身上，看来，他也不会认为必须把它抖掉……他的弩马也是白白的静静的。它的静止状态、笨拙形体和木棒般笔直的四条腿，——这一切即便在近处看也使它像是那种一分钱一块的糖饼干。它十之八九是陷入了沉思。谁突然被迫离开犁杖、离开习惯的景色而投入充满怪异灯火、吵闹喧嚣和匆匆行人的漩涡，谁就不能不思索……

姚纳和他的弩马已经很久一步未动了。午饭前他们就出了大车店，而头笔生意还没有做到。现在夜色已经降落到城市上空。路灯的苍白亮光正在让位给生动的彩色，忙乱的街头更加嘈杂了。

“赶车的，去维堡区①！”姚纳听到有人在叫，“赶车的！”

姚纳突然哆嗦了一下，透过沾着雪的眼睫毛他看见一个军人，穿

① 维堡区在圣·彼得堡市的东北部，在涅瓦河的右岸，因地处通往维堡市的要道而得名。

着带风帽的军大衣。

“去维堡区!”军人又说,“你是睡着了吧?去维堡区!”

为表示同意姚纳拉了拉缰绳,他这么一拉从马背上和从他的肩上散落下来一片积雪……军人坐上了雪橇。车夫嘬嘬嘴唇,像天鹅似的伸长脖子,稍微欠起身子,他挥挥马鞭,他这么做更多的是由于习惯而不是出于需要。驽马也把脖子伸长,弯起那木棒似的腿,犹豫不决地走动了起来……

“该死的,你往哪儿赶?”才一开步姚纳便听见来自黑压压的前后移动的人流中的叫喊声,“鬼叫你往哪儿闯?靠右——右走!”

“你不会赶车?靠右走!”军人生气了。

一辆轿式马车的车夫在谩骂,一个行人在抖掉衣袖上的雪并恶狠狠地瞪眼,原来是他横穿马路时肩膀碰着了驽马的嘴面。姚纳在驭座上局促不安,像坐在针毡上一样。他胳膊肘向两边拱,双目环视,匆匆忙忙,仿佛他不明白他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他又会在这个地方。

“尽是一些坏蛋!”军人说了几句俏皮话,“他们不是硬要来撞你,就是硬要朝马腿下面钻。他们这是商量好了的。”

姚纳回头看一看乘客,嘴唇微动……显然,他是有话想说,可是从喉咙里发出的除去一些哼哧哼哧的声音外,什么话也没有。

“你在说什么?”军人问。

姚纳咧嘴苦笑,使劲鼓足喉咙,声音嘶哑地说:

“老爷,我的,那个……儿子在这个星期里死了。”

“噢!……生什么病死的?”

姚纳把整个身子转向乘客,说:

“谁知道他呢!想必是得热病死的……在医院里躺了三天,死了……这是上帝的意思。”

“转开,魔鬼!”黑暗处有人在叫喊,“你这是瞎了眼啦,老狗?”

睁开眼瞧着点儿!”

“走吧，走吧……”乘客说，“就这么走的话，我们明天也到不了。赶马上点儿劲!”

车夫重又伸长脖子，稍微欠起身子，苦痛而又优雅地挥起鞭子。后来他又好多次回头看乘客，但后者已把眼睛闭上，显然是不想听他讲了。在维堡区让乘客下车后，姚纳停歇在一个小饭铺子旁，又屈身坐在赶车人的座上一动不动……湿雪又把他和他的驽马染成白色。一个钟头过去了，又一个钟头……

人行道上走过三个年轻人，他们嘴里骂骂咧咧，套鞋在雪地上发出很高的声响。三人中两个身材细长，一个是矮小的驼子。

“赶车的，去警察桥!”驼背用他的刺耳颤抖的声音叫道，“三个人……二十戈比!”

姚纳拉拉缰绳，嘍嘍嘴。二十戈比这价钱是亏的，但他顾不上价钱。什么一个卢布，什么五个戈比，——现在这些对他来说横竖一样，只要有乘客……年轻人彼此推搡，说着下流话走到了雪橇旁，三个人一下子全爬上座位。他们开始解决一个问题：该哪两个人坐，该哪个人站。经过长时间的对骂、耍脾气和相互申斥，他们作出决定：该站的是驼背，因为他最小。

“喂，快赶!”驼背在雪橇上站稳，用颤抖刺耳的声音说，他冲着姚纳的后脑勺直吹气。“快赶!啊，小兄弟，瞧你的帽子!在整个彼得堡找不到比它更破烂的……”

“哈哈……哈哈……”姚纳哈哈大笑说，“就这么一顶帽……”

“得啦，你，就这么一顶!快赶!难道这一路你就这么走?是吗?你的脖子要挨揍?”

“头痛得要裂开了……”一个高个儿说，“昨天我和瓦西卡两个人在杜克马索夫家喝完了四瓶白兰地。”

“我不懂为什么要撒谎！”另一个高个儿生气说，“他撒谎，像畜生一样。”

“是真的，可以让上帝惩罚我……”

“是真的，就像跳蚤咳嗽一样真！”

“哈哈！”姚纳得意地发笑，“快活的爷们！”

“呸！你见鬼去吧！……”驼背生气地说，“你赶呀，讨厌鬼，你赶还是不赶？难道都这么赶车吗？你用鞭子打它呀！驾，鬼东西！驾！狠狠地打！”

姚纳感觉到在他背后转动着驼背的身子和颤抖的嗓音。他听见对他的咒骂，他看到许许多多的人，他胸中的孤独感渐渐缓和起来。驼子一直在骂，骂到他自己被那些特别的连珠炮似的射及六层高楼的骂人话哽了喉咙突然剧咳起来方才作罢。两个高个儿讲起一个名叫娜杰日达·彼得罗芙娜的女人。姚纳回头看看他们。他在等，等他们的谈话间歇时又一次回头看。他喃喃自语道：

“我的，在这个星期里……我的儿子死了！”

“我们全都会死……”咳嗽完后驼背擦擦嘴唇伤感地说，“喂，你快赶，快赶！诸位，我绝对不能再这么乘下去了！他什么时候才能把我们送到？”

“你就稍稍给他提提神……来他一个脖子拐！”

“讨厌鬼，听见了没有？我可要扭你脖子了！……同你们这伙人讲礼貌，那就得步行了！……听见了没有，险恶的家伙？莫非你对我们的话毫不在乎？”

这时姚纳倒不全是感觉到而是听到：后脑勺挨了一下脖子拐。

“嘿嘿……”他笑着说，“快乐的爷们，愿上帝保佑你们！”

“赶车的，你有老婆吗？”一个高个儿问。

“我？嘿嘿嘿……快活的爷们！我现在只有一个老婆，那就是一

堆黄土，嘿—哈哈……就是说，一个坟！儿子么，他死了，我却活着……奇怪的事情，死神找错门儿了……该找我的，它却去找了儿子……”

姚纳扭过身来，想讲一讲他儿子是怎么死的，但这时驼子悠悠然吁了口气宣布说：谢天谢地，我们总算到了。姚纳接过二十戈比，久久地望着这几个消失在昏暗的入口处的好吃喝玩乐的人。他又是孤单一人，对他来说周围又是一片静寂……平息不久的苦恼重又充斥胸口，而且比原先更为强烈。姚纳的眼睛充满忧虑和痛苦地东张西望，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但在这成千上万的人中间能否找到哪怕一个人来听他诉说？人群在奔忙，并未察觉他和他的苦恼……这苦恼是巨大的无边无际的。如果姚纳的胸膛会破裂，如果苦恼会从胸中溢出，那么它好像能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但是却看不见它，它竟能容身在一个如此微小的躯壳之中，即使大白天点灯也看不见它……

姚纳看见一个手里拿着口袋看守院子的人，便决定同他说说话。

“老兄，现在几点钟了？”他问。

“九点多……干吗在这里停了下来？快离开！”

姚纳把雪橇向一旁移动了几步，弯下腰，又沉浸于苦恼之中……他认为，向人们诉说——这已经是无益的事情。但过不了五分钟他就挺起身子，晃晃脑袋，仿佛他感到了一阵剧痛，他拉起缰绳……他受不了啦。

“回大车店去。”他想，“回大车店！”

驾马仿佛懂得他的心思，跑起了小快步。过了一个多钟头，姚纳已经坐在一个大大的脏脏的火炕旁。炕上地板上长椅上都有人在打鼾。空气浑浊，闷热……姚纳望着一些正在睡觉的人，搔搔后脑勺，后悔这么早就回了大车店……

“连买燕麦的钱都没有赚到。”他想，“因此才会有苦恼。一个能

干的人，他自己吃饱，马也吃饱，他也就一直会心安了……”

在一个墙角落里一个年轻的马车夫爬起来，昏昏沉沉清着喉咙，伸手要取水桶。

“想喝水？”姚纳问。

“是——是，喝水！”

“那么……就多喝些吧……我啊，老弟，我的儿子死了……听说了吗？就在这个星期，在医院里……就这么一回事！”

姚纳想看看他的话引起了什么反应，但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年轻车夫又蒙起头睡了。姚纳叹息着搔痒……他很想说话，像那个年轻车夫想喝水那样想说话。儿子死了将满一周，可是他还没有同任何一个人好好地说过这件事情……必须说一说，有条有理一字一句地说一说……应该说一说儿子怎么得病，遭受了什么样的痛苦，临死前又说了些什么，怎么死的……必须叙述一下下葬的情景，叙述一下到医院取儿子亡人的衣服的情景。女儿阿尼西娅还留在乡下……关于她也必须说一说……现在他能够说一说的事情还少吗？听的人应当唉声叹气沮丧哭泣……能够同婆娘们说说就更好，虽说她们都是傻呵呵的，但听上两句话就会号啕大哭起来。

“该去看看马了，”姚纳想道，“睡觉么总归来得及的……不是吗，有你睡的……”

他穿上衣服，向马厩走去，他的马就在那儿。他想着燕麦，想着干草和天气……想儿子，在他孤零零一个人时他不敢想……同一个什么人说说儿子倒是可以做到的，不过要独自思念并描绘其音容笑貌，他就会感到难忍的恐怖。

“你在嚼草？”姚纳问他的马，看着它明亮的眼睛。“哦，你嚼吧，嚼吧……既然买燕麦的钱咱们没有赚到，咱们就吃干草吧……是啊……赶车么，我已经老了……该是儿子来赶车，而不是我……他才

是个真正的车把式……活着的话就好了……”

姚纳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

“是啊，兄弟，我的小牝马……库兹马·姚内奇不在了……他去世了……突然就白白死了……我们打个比方说吧，现在你有一头小马驹，而你是这头小马驹的亲娘……突然，比方说，这头小马驹突然死了……岂不凄惨么？”

弩马嚼着草，听着，向着主人的手喷气……

姚纳可真来劲了，他把一切都向弩马讲了……